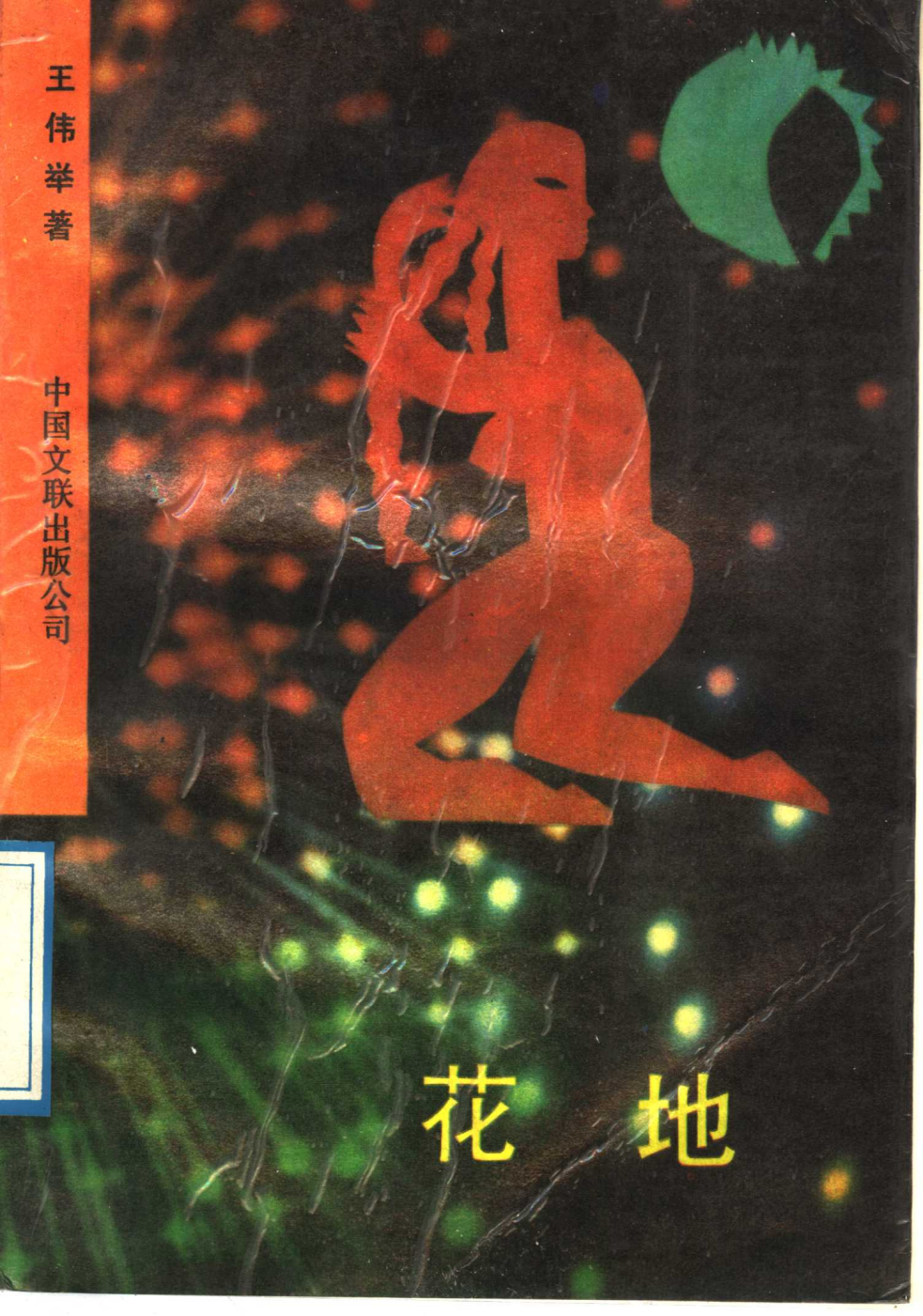


王伟举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# 花地

王伟举 著

# 花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# 内 容 提 要

王伟举是一位农民青年作家。他的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，一部分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变化，歌颂农村的新人新貌；一部分描写青年人的生活、爱情，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本书选收十六篇作品，内容丰富，语言活泼传神，人物形象生动鲜明，写得十分朴实、自然，富有生活情趣，并具有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。适合广大青年阅读，定会受到广大读者喜爱。

## 花 地

王伟举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湖北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82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册

ISBN 7-5059-1020-5/I·741 定价：3.15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在河那边的村子里 .....   | 1   |
| 弯弯的豆角 .....      | 15  |
| 咱村有个“警惕叔” .....  | 29  |
| 春汛到来的时候 .....    | 39  |
| 工人家属 .....       | 51  |
| 晨光曲 .....        | 67  |
| 别了, “巴城公社” ..... | 76  |
| 西去的运蜂车 .....     | 85  |
| 长发妹 .....        | 97  |
| 待到荆花流蜜时 .....    | 117 |
| 石拱桥头 .....       | 131 |
| 水晃大爹和他儿子 .....   | 142 |
| “文明村”的牌子 .....   | 160 |
| 放蜂的女人 .....      | 179 |
| 城里人, 乡里人 .....   | 196 |
| 哦, 绿竹园 .....     | 209 |
| 花地 .....         | 223 |
| 重返麻石岗 .....      | 250 |

## 在河那边的村子里

大清早，春林娘到菜园里去寻菜，瞧见自己准备留下腌了过冬的红辣椒被人偷了去。她又气又心疼，不由把脸朝着河那边破口大骂起来。

“哪个黑心烂肝的，一夜就把我没舍得吃的红辣椒偷光了，敢是偷了我家辣椒回去掺你儿子肉炒了吃？”

听见骂声，她老伴土根老头忙赶来制止：“算了算了，偷了就偷了呗，骂能骂得转来？”

春林娘不听犹可，一听见老伴声音，越发上了火，把一肚子气都朝老伴泄过来：“你这老不死的，尽顾了当你那瘟队长。菜叫人偷光了，光说好听的能行？”

“要是骂能骂得转来，我找几个人来给你帮腔。”老伴委婉地劝道。

“骂不转来，我也出口气……”春林娘恨恨地盯着河那边，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整治的红辣椒，竟自呜呜咽咽地伤起心来。

“他婶子、大伯，你们给评评理……”春林娘止住了哭声，回头一看，见是隔壁紧邻雨花妈，敞着衣襟，散乱着头发，两眼红红地跑了来。她忙过来扶住好邻，问：

“他大妈，啥事？”

“……”雨花妈瞪着发红的眼睛，指着河那边呆呆地摇了摇头，撇了撇嘴；突然，一头扑在春林娘身上，呼天抢地般号淘大哭起来……

原来，雨花妈菜园子里的菜也被偷了几回了。昨晚，雨花妈想起园子里几个没上霜的冬瓜，一夜不曾合眼，熬到五更天，她放心不下，便披衣到菜园子去看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园子里呼呼隆隆瓜秧子响。一细看，见是一个人正在翻弄着瓜秧子。雨花妈大声喝道：“哪个？”那黑影一愣，回头就走。雨花妈吓唬道：“你要不站住，我就喊人来，看你脱得了手？”谁想那黑影忙跑回来，扑在雨花妈面前喊道：

“妈！千万别喊！是我……”

雨花妈方才知道自己嫁到河那边的大女儿雨花。结果娘儿俩抱头在园子里痛哭了一场。

“饥寒起盗心啦，我家雨花可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，跟我长到二十几，人家的麦秸草也没往回拿过一根。全是河那边……嗨！还是学大寨先进单位呢！只可怜我女儿在那边受罪遭孽咧……”雨花妈说着，又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。

“傻闺女，没吃的就回娘家来要啦，咋犯得上走这条路？”春林娘说着，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在她脑子里闪现了，“千万千万，别骂着自己的小外孙！”她后悔自己刚才不该那样刻毒地骂。

老土根听了雨花妈的诉说，又想到自己菜园里辣椒被偷，觉得这不是一般的盗案，一股难以言状的痛楚强烈地冲击着他。他凝神望着河那边，心想，看来是得下决心过河去一趟了！

正在这时，一个小伙子匆匆地跑来报告：“土根伯，不好了，刚割下的晚稻把子被人偷去了几担！”并断定是河那边人作的案，因看到河沿上还掉有零星的稻穗子头。

“啊！”土根老头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解放二十多年来，稻谷把子被人偷还是头一遭呢！他决定先不声张，过河去看个究竟再说。

老土根一直忙乎到下午，看看秋阳只有两丈多高了，才把队里事务托付给副队长，心事重重地向河沿走去。

他把鞋子提在手里，下了小河开始涉水。深秋的河水，漫过了膝盖，已有些凉冰冰的，这使得老土根发涨的脑子稍稍清醒了一些。他心情沉重地在缓缓的河水里挪着步，思绪却随着眼前的小河，汨汨奔流开来……

这小河是两县交接的县界。河南边是邻县的杏花村，河北岸是本县的梨花洲。两村之间，虽说隔着县份，却从来亲密无比。杏花村有不少姑娘嫁到梨花洲当媳妇，梨花洲也有不少姐妹在杏花村找下了婆家。多少年来，这条小河就象一条友谊的纽带，把两村人的心紧紧地牵在一起。两村人谈起对方，早已不用说村名，彼此都称对方为“河那边”。可是近年来，关系却逐渐疏远了。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两村因观点不同而发生了分歧；以后又因河这边有人窝藏了河那边的“走资派”，河那边又有人给河这边逃过去的“当权派”当堡垒户而产生矛盾。幸亏都是亲戚连亲戚，才好不容易没有发生武斗。后来虽然经过革命大联合，怎奈是劈开的竹子难合拢，两村关系究竟不如从前。特别是河那边成了公社党委一把手的“点”以后，粮食去年递增十万斤，一跃变

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，还扛回一面红丝绒镶金边的锦旗。而河那边新队长火柱恰恰是河这边老队长土根老头的女婿。丈人听说女婿当队长做出了成绩，自然高兴，忙乐颠颠地涉过河去取经。谁想火柱那小子竟守口如瓶。老土根问了半天，火柱始终一字不漏，好象深怕丈人学到了经验。看那样子，要几为难有几为难。土根老头胡子一翘，骂了女婿一声“独心疙瘩！”一气之下，掉头就往回走。一晃一年过去，老土根再也没有过河那边去过……

老土根想着想着，一脚踩进了深深的泥沙，猛醒过来，才晓得走到了岸边。他找了块光溜石头，站在上面洗了脚，穿上鞋，信步走上岸来。

一上岸，老土根见河边的经济林带被毁掉了，造成了一片整齐的梯田。这梯田造的可真好看，左看成方，右看成线，一条象城里柏油马路宽的作业道，一线直地伸向远方。田里裂着比脚板还宽的深缝，胡乱地扔着稻谷把子。那稻秆长得还没有老土根手里的烟秆长，多半没有出穗，一些出了穗的也是青呼呼的。老土根一看就知道这是稻子插得太晚和严重缺水造成的，不由怒火攻心，骂起女婿来：“妈的，漏水筛子流沙地能改水田，还种双季稻，简直是胡来，这不是拿社员的血汗和粮食当玩艺儿？还当模范，就凭这……哼！”

老土根衡量一个庄稼人的标准，是看田里庄稼怎么样。庄稼长得好，你便是个哑巴，他也会对你竖起大拇指；否则，尽管说得多好听，他也只能对你嗤之以鼻！

老土根急急地顺着大道朝村里走去。他盯着那棵大杏树，径直走到女婿家门口。



女婿家门口落满了杏叶，大门虚掩着。老土根刚要推门进去，忽然记起女婿家养了条叫“黑子”的大黑狗，挺威武哩！老土根虽说是老亲戚了，可每次来，那“黑子”都要出来“亲热”一番。没有主人家的喝斥，这畜牲会纠缠不休，直到撕破你的衣裳。想到这里，老土根忙抓了把扫帚在手里，小心地推开门走进去。可是奇怪，“黑子”并没有从屋角里钻出来袭击他，却看见小门楼里晾着张黑狗皮，不由一愣：“这好的狗，咋法整死了……”

老土根正在纳闷，一阵“哇哇”的哭喊声从厨房里传来。他忙推开厨房门，只见一个小东西在灶灰堆里挣扎着。若不是那双天真的小手在挥舞，他简直不相信这会是个孩子！他一把将那孩子拎起来，方才认出是自己的小外孙稻稻。他找了条手巾把孩子身上的灰揩干净，问道：

“稻稻，你妈妈呢？”

孩子瞪着眼睛，盯着生疏的外公，止住了哭，一边把小手伸进嘴里吧嗒着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：

“妈妈割稻稻去了。”

“爹爹呢？”

“爹爹到李书记那里去了。”

老土根哄着孩子，暗自责怪女儿女婿太粗心。他又问：“稻稻，你家‘黑子’呢？”

“‘黑子’是鸡门（资本）主义，李书记要爹爹打洗（死）了……”稻稻使劲吮吸着手指头说：“爷爷、我饿。”

“稻稻，叫外公。”老土根纠正道。

“外公……外公，我饿。”

“哦，多乖的孩子！稻稻，你晌午吃的啥饭，下的啥菜？”

“稀幻（饭），没有菜……”

“你妈咋法不做干饭，馍馍？”老土根急急问道。

“妈说，没米……”

“啊！没米？米呢？”老土根心头升起一团疑云，连年大增产的队咋法不够吃？忙又问道：

“你妈没煮鸡蛋给你吃？”

稻稻口馋地又“吧嗒”了两下小嘴巴：“李书记叫我爹把鸡杀洗（死）了……”

老土根四下张望，果然满园都没看见一只鸡。他抱着孩子在厨房里轻轻踱着步子，四下搜寻，希望能找出点什么给小稻稻充饥。厨柜里除了半盆冷稀饭外什么也没有。他找到了小稻稻的小木碗，拨出一点稀饭准备喂喂孩子，可是小稻稻已经偎依在外公怀里睡着了。老土根只好让他睡在自己怀里，唱起了催眠曲，耐着性子等女儿回来。

“啊啊喻……哦哦喻……”

……喻喻喻，哦哦哦……”

老土根就这样哄着唱着，居然把自己也哄得迷迷糊糊起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朦胧中听见大门“吱扭”一声被推开了，脚步声和说话声响进院子里了，老土根忙抱着孩子从厨房里钻出来。

外面，天已经黑了。只见女儿拖着瘦弱的身子，手里倒拎着镰刀，满脸倦容地走进来。女婿火柱也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位衣着整齐的干部。

老土根的突然出现，使他们吃了一惊。女儿女婿是先惊

后喜，一齐上来问候。那干部听说老土根是火柱的岳父，还是河那边梨花洲的老队长，忙把皮包换到左手，伸出右手同老土根拉手，显得彬彬有礼。

女婿介绍道：“爹，这是我们公社李书记。”

“李耀华。”李书记点点头，和善地自我介绍。

老土根原本是来和女婿谈谈河这边偷盗河那边的事，却不料遇上了河这边的公社书记。心想，还是给女婿留点面子，等李书记走了再说吧。他心里有了定盘星，便同李书记一起走进上面堂屋里。李书记在上首坐了，老土根只好坐在女婿房门口。火柱拉亮了电灯，李书记一坐下，就从皮包里掏出一叠叠文件和报纸来翻看。老土根无事可做，只好在扫帚上掐了根签签，剔剔烟锅混时候。

这时只听得女儿在房里喊着女婿：“稻稻他爹。”女婿忙跑进里屋去。小俩口说着悄悄话，声音虽然很低，却都灌进老土根的耳朵里来。

“晚上做干饭不？”女儿问。

“那还用问，爹轻易不来，还有李书记。”火柱答道。

“哼！可惜有我爹，要光那李书记一个人，看我不用泔水煮稀饭给他吃才怪呢，都是他害的。就这几颗米了，眼见得又接不到日子。”

“……还能弄到四个菜么？”

“危险，队里好些天没分菜了。去年又没杀猪，还是正月间到河那边去拜年，我妈给了几斤，吃了几顿，还剩下一点，勉强能煎一碗。那只没杀死的瘸脚鸡幸好又下了两个蛋，稻稻要了几回也没舍得给他吃，掺把粉条做个汤，挑点卤豆腐不就算三样？”说到这里，她越发放低了声音：“昨

晚雨花过河那边她妈家摘了些辣椒，给了我几个，切几个用盐腌腌不就凑够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老土根心里“格登”一家伙，把烟锅也掉在了地上，他差点失声喊出来。

“好吧，快去做，小心撵不上工！”火柱说完，钻出房屋来，女儿也端着东西下厨房去了。

那李书记一见火柱坐下了，便从皮包里摸出个本本来说：“火柱，你上午报的二期晚稻产量还是太低，比去年才增三万，再加上麦季和早稻，今年还增不到十万那怎么行？这样去出席劳模会，不仅你这队长脸上无光，就连我这蹲点的公社书记也在人前不好讲话。我告诉你，看庄稼长势，公社那几个老家伙蹲的点上今年增产数字可能都是整数啊！怎么样？再努点力！按上面精神说，这也是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嘛！”

一听这话，火柱的脸立即变成了老阴天。那样子，要几难看有几难看。他局促不安地搔着头皮，好一会才压住心头的火气说：“李书记，确实不能再加了，就这个数已不容易了，会计往猪饲料上号了五千斤，马饲料上号了八千斤，用上年储备粮顶了二万五，预计将来复打出两万，要不是这样，那能有增的？……”

“哎！”李书记急忙打断他的话，“增了就是增了呗，这也用不着谦虚，打开窗户说亮话，今年数字要达不到十万斤，别说你那面锦旗，就连你这队长也……，嗯，怎么样？再加上一万二，凑个整数。实事求是嘛！”

老土根这才听出个门道，不由暗自吃了一惊！难怪去年女婿不给我“传经”的。晚稻把子还扔在田里，产量就报上

去了，还他妈的“实事求是”呢！他明白，这句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。“天哪，再加一万二千斤，说得多轻松！认起真来，一斤二两也难创呢！”

火柱涨红着脸声明道：“李书记，实在不能加了。”他心里嘀咕着：社员们早就没有口粮了，简直是犯罪啊！他停了一下，忍不住说：“嗨，实说吧，仓库里储备粮早没了，就连那几堆秕壳都掺到口粮里分给社员充数了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李书记有点不耐烦地打断火柱的话头。“年轻干部怎么学来了这种作风！讨价还价，磨磨蹭蹭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个已经填了志愿书的党员！”李书记严肃地说：“我开始当干部时，上面要我增一万斤，我就增两万！没这点冲劲还行？！”

火柱瞅了瞅李书记，口张了张，但还是没有作声。埋头坐在那里。老土根听着早憋了一肚子气，这简直是拿着社员的人命开玩笑！怪不得杏花村的社员不够吃！

李书记口气又缓和了许多，开始好言安慰起火柱来：“你的典型材料，我已让秘书整好了。不过你还要另外再准备个材料，比如说全队的鸡狗都杀光了，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干净！自留菜地收归了集体，改造小生产抓得彻底！就凭这，劳模会上的红旗你算扛定了！”

老土根这才明白：“怨不得河这边社员去河那边偷菜，原来自留地收了，农民哪里弄钱去买菜？唉！”

“李书记，今年的劳模会我不去了，这样的劳模我当不了……我不能再干去年的那种事啊！”火柱痛心地喊道。

“火柱，你怎么净说傻话？我这党委一把手点上的队长不去出席劳模会？那我的脸面往哪搁？实话告诉你，这也是

现实斗争的需要！”李书记脸色严肃地说。“公社以刘国华为首的几个老家伙，之所以敢反对我割资本主义尾巴，反对我推广大面积三熟制，明目张胆地迎合右倾翻案风，他们凭啥作资本？不就凭他们搞的点上多收了几斤谷？就为这个，你千方百计也要搞上十万斤！使我的经验更有说服力！”

李书记越说越激动，神情严峻，声色俱厉。使老土根都吓了一跳，心里不禁为女婿捏了一把汗。火柱听着，忍不住抬起头来，他正想争辩些什么。这时，女人做好了饭菜，用筛子托了进来，把四个菜放在桌子上。

火柱只好请李书记吃饭。那李书记也不推辞，把文件往皮包里一塞，在上首坐了，并用手势招呼老土根：“你也来一道吃罢，不要紧。”

“他倒象个主人哩！”老土根屁股没离板凳，顺势往桌子角挪了挪，眼瞅着桌上的四个菜碗，不由心头一酸。

这四个菜女儿尽了最大努力，却还是显得那么寒伧，都只能勉强盖住碗底儿。老土根记得女儿刚嫁过来那几年，女婿家陈仓满囤，粮食吃不完，还用来喂鸡喂猪。他每次来，女婿都要嘱咐女儿给老丈人打一碗荷包蛋，糊几锅油馍馍。可现在，嗨！老土根用筷子拨拉着碗里饭无心下咽。这时，稻稻端着半木碗稀饭，皱着眉头走到桌旁来，到了外公面前，撒娇地哭丧着小脸说：“外公，我不要稀幻（饭），要干幻（饭）……”

火柱忙呵斥道：“稻稻！听话！外公是客吵，你天天吃干饭，吃不厌？”

稻稻被爸爸呵住了，却依然吭吭唧唧地盯着外公的碗。老土根觉得脖子一哽，喉咙里象塞住了什么，他狠狠地瞅了



一眼坐在上首的李书记，和小外孙换了饭。

正好女儿从厨屋出来，全都看在眼里。她揉了揉心窝，上去“拍”地打了稻稻一巴掌，对父亲说：“爹，小娃子家，惯使不得！”

稻稻在客人面前挨了打，感到伤了自尊心，便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老土根好不容易才把他哄住。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哪里懂得大人心事。他刚止住了哭，却又带着几分哭腔向外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“外公，我要鸡蛋、鸡门主义……”

“稻稻！”火柱把严厉的目光盯住儿子，愤愤地望了望李书记对妻子吩咐道：“把他弄到厨屋里去！”

李书记独自坐在上首，聚精会神地吃着饭，似乎什么也没看见。他虽然对社员养鸡的资本主义行为深恶痛绝，然而对鸡蛋却并不反感。他一碗饭没吃完，就把那碗鸡蛋粉条汤捞去了大半，直到听到稻稻说“鸡门主义”，才忽然想到了什么。他不自然地打个愣怔，嫌恶地斜了稻稻一眼，才把自己捞剩下的蛋花又捞了一筷子丢进稻稻的小木碗里。他几口扒完了饭，挟起皮包，看了看表，对火柱说：“我说的问题你要认真考虑，免得到时候不好下台！晚饭只准休息四十五分钟，看看，这都超过了十来分呢！该加班去了。”说完，扬长而去。

李书记刚出门，加班钟就急急响了，那个紧劲，简直象招呼人们去救火。

火柱心事重重，一直无心吃饭。一听见钟声，忙火烧火燎地扒了几口，扔下碗，对丈人说：“我到稻场安排去，您家睡了，就先去歇着。”又转向妻子：“快收拾了，去稻场

脱二季晚稻，去晚了要罚工分，快！”说完拔腿冲出门去。

“哎，这该死的大面积双季稻，加上麦季，三季还顶不上过去一季呢！倒是把人皮都快拖垮了。爹，您帮忙把碗盏家什收收，给稻稻洗一把，娃子三、四天没洗澡了……”女儿说着把稻稻朝老土根面前一推，抓了条毛巾顶在头上，一步跨出堂屋，消失在墨黑的夜幕里。

稻稻一见妈妈走了，又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他伸开小手拼命扑向门口：“妈妈！妈妈……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怕……”

撕裂人心的哭声，把母亲从黑暗中唤了回来。她折回屋里，把孩子接过来搂在怀里哄着。

门外嘶哑的声音传进屋来：“快快！加夜班脱粒的快走哇！晚到的罚十分！”

母亲咬了咬牙，狠狠亲了亲儿子，把稻稻重新丢到外公怀里，发疯般地跑了出去。

“叭哒、叭哒、”两滴老泪从老土根眼窝里滚落下来。他把小外孙抱在怀里“哦哦”地哄着，心里象打翻了五味作料瓶，说不清是苦还是辣。他难过地望着怀里的小外孙，一个可怕的记忆涌上心头。他记起他的最大的一个儿子，不就在解放前夕饿死了么？那孩子死的时候，也正象稻稻这么大哩……想到这里，老土根不由打了个寒噤，心里一阵绞痛。

他怜惜地看着怀中的孩子，“哦哦”地哄着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稻稻睡着了，老土根自己也记不清是怎样睡到床上去的。当“喔喔喔”的鸡啼声把他从梦中惊醒时，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原来，刚才梦见了他好象又是来找女婿取经的。这回女

婿大方得很，他一说明来意，女婿慷慨地应承。只见女婿放下手里照出人脸的稀饭碗，转身一手从李书记手里接过一面红旗，一手托着儿子小稻稻的尸体；那红旗红得发紫，紫得怕人；而小稻稻却全身无一丝血色，象雪一样白，白得怕人。女儿披散着头发在拼命哭喊，而女婿却呆呆地傻笑起来……

“但愿这只是梦！梦……”老土根摸摸汗湿了的被单，恐惧地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小外孙，不无后怕地倒吸了口冷气。他暗自庆幸，幸亏和自己一同搞土改出身的县委书记有股不怕邪风的顶劲，才使得他的梨花洲生产队幸免灾难！才使得他们县保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。他想起来了——得赶快回去，把河这边的情况向县委书记汇报，求求县委书记过河来找河这边的县委书记，马上把杏花村这股歪风刹住。为了这儿孙后代，拼老命也得出把力！得赶快回去！

老土根给小外孙掖了掖被，慌得连汗褂也顾不上穿，一把抓在手里，打着赤膊跳下床。女儿加班还没回来，门仍然虚掩着。他拉开门，跌跌撞撞地朝河边跑去。

外面，月亮不知藏到哪儿去了。天阴了，阴得还很重，黑色的云头使老土根感到天好象要塌下来。他深一脚，浅一脚地跑到河边，脱了鞋子刚要涉水下河，却一头碰在一堆什么草上。再一定睛，原来是一个人挑着担稻谷把子刚从河那边过来，却正撞在老土根手里。老土根大惊，他想起昨晚自己队里丢失稻谷把子的事，不由心头起火，一把扭住那人脖颈子厉声喝道：“好！今天可算是逮到家了，原来真是你们河这边偷的！走，我找你们队长去！”

挑稻子的人早已怔住了，一动也不动，黑暗中看不清他